



推理要在晚餐后

REASONING AFTER DINNER

KILLING POK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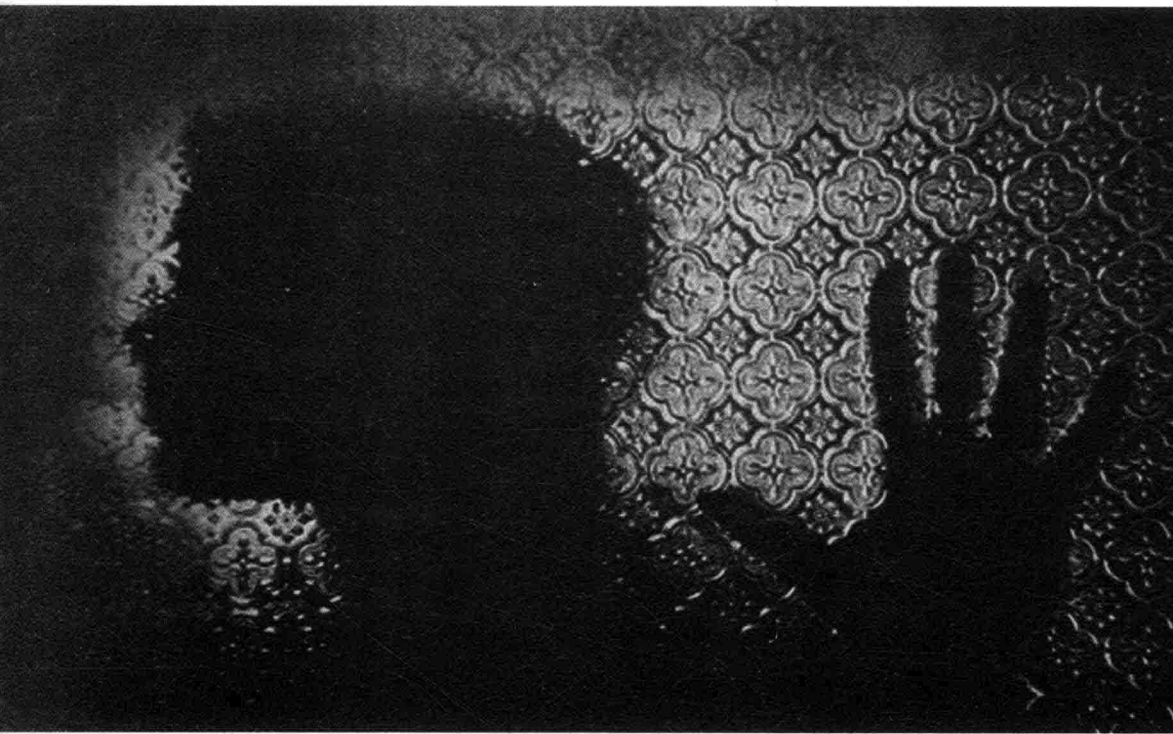
扑克牌杀人

推理小说黄金时代的大师力作 惊悚诡异登峰造极的智力游戏

脂粉虎 好莱坞大盗 神秘的红头发 青溪血案 名媛之死 风流女伶 三个巫乐师 一支霰弹枪
时代文艺出版社 扑克牌杀人 阿里巴巴大破秘密党 绿蒂◎编著 黑牡丹
珠宝店窃案 谋杀 矿山蒙面人 黑影的追逐 珠宝贼 恐怖的账单 艳尸奇案 农场血案



推理要在晚餐后
REASONING AFTER DINNER



KILLING POKER
扑克牌杀人

绿蒂◎编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扑克牌杀人 / 绿蒂 编.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3.10
(推理要在晚餐后; 3)

ISBN 978-7-5387-4393-7

I. ①扑... II. ①绿...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2672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方伟
责任编辑 方伟 李硕
装帧设计 陈阳
排版制作 周艳云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扑克牌杀人

绿蒂 编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开本 / 710×1000毫米 1/16 字数 / 222千字 印张 / 15

版次 / 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4.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 001 脂粉虎
汤普森·霍尔
- 005 好莱坞大盗
胡佛
- 011 神秘的红头发
休·彼得斯
- 018 青溪血案
戴维·艾伦
- 028 名媛之死
夏辰
- 039 风流女伶
德瑞丝·希普
- 048 三个巫乐师
M.W.威尔曼
- 063 一支霰弹枪
阿瑟·格林
- 072 最后一关
马克·史蒂文斯
- 080 为了上帝
哈里森·卡特
- 089 尸泄春光
哈里森

097	法官玩扑克	爱德华
107	黑牡丹	乔治·克拉克
114	自动锁	伯纳·莫里斯
120	珠宝店窃案	尼克·卡特
131	谋杀	R.G.柯克
138	矿山蒙面人	万斯·特林布尔
150	黑影的追逐	E.C.麦基
160	珠宝贼	R.G.柯克
166	恐怖的账单	雷斯·切丝曼
170	艳尸奇案	杰德·尼尔
179	农场血案	史密斯·恩德伍德
188	一张烧剩的晚报	唐·詹姆斯
196	扑克牌杀人	梅尔·艾克龙
211	阿里巴巴大破秘密党	多利·萨雷姆

脂粉虎

汤普森·霍尔

美国的月亮并不更圆或亮，美国的谋财害命的案件也并不像人们所想象得那样少。下面这位美国男人的风流、荒唐、凶残，恐怕也是少有的吧。

却说亨利·卡贝尔，在年轻的时候，就有放荡不羁征逐女人的嗜好。他起先想做个医生，但是医科读了两年就不及格了。要他专心于功课，他是办不到的。他和女人纠缠不清的事情使他太忙乱了。

卡贝尔到了20岁，就漂荡到洛杉矶去了。在那里，他做了一个公司的会计。他小心翼翼地把他的外貌装作很端庄的样子。他的身材，虽还不到中等个头儿，但他有一种圆滑的态度和一张能够使女人沉醉的面孔。

这乖巧的人儿，不久觉得他的有限的薪水不足以应付他的许多女朋友的开支，他就开始改换支票的数目，偷窃他老板的款子，并伪造许多支票，终于被囚入福尔森监狱。

在1904年，卡贝尔忽然出现于纽约市，那时已经是35岁了。他用欺骗的手段，得到一家大建筑公司的会计主任的职位。他的薪水很高，但是总不够应付他的小房子里三位太太的开销。他再行偷窃，又被判七年徒刑，禁囚于大名鼎鼎的星星监狱。

1911年，他第二次出狱了，亨利·卡贝尔本来是名叫亨利·克洛斯，但是在他不清白的早年生活中，他就采用卡贝尔做他的姓氏。他替自己组织一个全新的和虚伪的背景。靠着这个背景，他被联合太平洋铁道公司聘为教育监督。由这个新的职业，他支领巨额的薪金。他的职务，须来往于奥玛哈及奈却拉斯加之间。卡贝尔这个人，有一种特点，不论他所做的是什么事，

都非常胜任。如果他不是一个蹂躏妇女、不可救药的淫棍，他在商业上的成功，无疑是会轰轰烈烈的。

可是他的弱点，又把他所建立的事业一笔勾销了。他和一位奥玛哈的女人结婚之后，不久就把她抛弃，自己跑到芝加哥去了，在那里，他变成一个极成功的宣传家和事业推广专家。他过得很好。到了1914年，他又跟一位天真无邪的女孩子结婚，后来又把她遗弃了。后来他的两个妻子竟不期而遇，碰到一起了，这一起重婚案件，终于宣告无效。卡贝尔摆脱之后，仍旧过着他的采花浪蝶的生活。

1919年，他年已半百了，在与一个受教育和艳丽的女人谈着恋爱。在他所结交许多女人之中，她是一个最好的配偶。他真实地爱她！他们结婚之后，就住在新泽西州北方西米尔福德郊外树林区的一所雅洁的小房子里。

差不多十年之久，卡贝尔是一个快乐留恋家庭的人，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他已经变了。他的妻子，也给他生下三个小孩子。正常的生活对他也很适合。他的脑力比以前更加敏锐，由替各公司的宣传和推广，得到了很丰厚的酬金。

到了1927年，他对女人失信的老癖，又卷土重来了，正像癣疥再发一般。他虽然是已将60岁的人，头发也雪白了，他觉得他还有从前那种吸引力，如电灯一开就亮，他就把他照得火光亮亮的。

到了1928年的春天，他在纽约他所赡养的女人，就有两个。就在这一年的6月，他不但将他在银行所积蓄的钱，完全花在这两个女人的身上，另外还有几个。他甚至把他的房子抵押，并且负债累累。很奇怪的是他却爱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他拼命弄钱，就是要去赡养他们和另外别的女人。

后来他买了一本婚姻杂志，不久就和一个寡妇莫莉通信了。她住在宾夕法尼亚州，格兰维尔。起先卡贝尔也不敢自信能够和这位寡妇结婚，虽然她有很多财产。

其实莫莉是一个相貌很平庸的女人，卡贝尔是一个很会鉴赏美人的能手。可是，钱财终于压倒美貌。于是这位落魄的男人就用理查·卡贝尔医生的名字和莫莉在马里兰州埃尔克顿城结婚了。

他们到了纽约，卡贝尔把他的新婚妻子安顿在一间二等的旅馆里。他骗她说他是个腹腔部专科医生，他的诊所和宿舍正在重新装修。这位一无所知的新娘子很满意，她从不猜疑卡贝尔是个一无所长、假装很神气的人。

到了9月底，卡贝尔劝他的妻子把她的款项交给他。他说他要替她投资。后来款子到手之后，他就伪造一张请他到加利福尼亚州去施行解剖手术的电报。他告诉她说：“你最好是回到宾夕法尼亚州去等待我回来。我公寓的装修工程，恐怕要费很久的时间，我不喜欢你单身住在纽约。”

卡贝尔送这女人上车去的时候，他想这是最后一次相见了。四个月的时光过去了，这女人便起了疑心，跑到纽约去，在几百万人之中去找她的“丈夫”。

一天又一天过去，她在街头流浪着。电话簿上并没有查理·卡贝尔医生的名字。费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她细察每个过路行人的面貌。结果到第二十一天，她看见卡贝尔在西第42号街。她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

卡贝尔回头一看，有点战栗，但是很快就镇定下来。他说：“啊，亲爱的！我刚要去打电报请你回来，我今天早上，刚从加利福尼亚州回来。”

他热烈地拥抱着她，二月的黄昏已笼罩了那个大都市。“我要到新泽西州去看几个病人，”他说，“我的车停在那边转弯处。跟我来，我们可以细谈。以后我们就可回到纽约来。房子已经装修好了。你必定会喜欢它。”

当他的车子回到位于麦迪逊街的家里时，已经过了半夜了。他的妻子和小孩都睡着了。他就跑到他的储藏室拿一听五加仑无烟的汽油，然后拿了他的枪。他自屋里溜出，把那听汽油放在座位的下面，再载着他要杀害的女人去了。

天亮不久之前，莫莉在辘辘的车声下睡着了。卡贝尔就把汽车徐徐地停在一个荒僻的路旁。他枪杀了这位可怜、毫不猜疑的寡妇！弹自头顶射入，这样子弹才不会穿过她的身体因此而嵌入他的车子。后来他就把她的尸体拉出放在路旁，再用汽油浸透尸体，擦一根火柴烧了。当他的车子开走时，从后视镜里，他看见火光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闪耀着。

尸体被发现了几天之后，这尸首在陈尸所里还没有人认领。侦探全都出

动，进行全国的大搜索。要查究两件没有被火烧掉的东西的来源：就是那女人的鞋子和牙齿。

从那双鞋子，终于追究到鞋子制造商。那双鞋子是便宜的漆皮做的，足背上有带的，这种鞋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矿区售出很多，于是侦探就聚集到这个地方去。他们散发传单，说明这受害者的种种情况。

最后，他们从她的鞋子和牙齿，辨识出她是谁了。他们再回溯她在过去这几个月间的行动。他们从朋友中，查到有卡贝尔医生这个人。结婚的地方是在马里兰州埃尔克顿。他所写明的地址，是巴尔的摩诺斯街307号。

这地址是一块空地，但这是一个线索。凡知道邻近的许多空地的人，和这空地必定有关系的。侦探便查出在新泽西州西米尔福德有一个人名亨利·卡贝尔，在约丝迈街3700号的整批房屋中，从前曾有过产业。

侦探就猜出亨利·卡贝尔和理查·卡贝尔医生肯定是同一个人。他们就在纽约的案卷中，找出卡贝尔的早年生活。

第二天晚上，侦探和警察都在等待捉拿亨利。这老头子看见警察的时候有些踌躇，后来，就把最后的罪行全盘承认了。1930年4月17日下午，那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就到新泽西州判处死犯的监狱中看他。

卡贝尔向他妻子说：“我告诉你，无论如何我只爱你一个人，你相信吗？”

“是的，亨利，我相信你。”

3点钟过后，亨利·卡贝尔就被警长带上刑事间，坐上电椅，结束了他的一生。换句话说，他是为了许许多多女人，最终被送上电椅去的。

黄嘉历 译

好莱坞大盗

胡佛^①

一个夜深人静的夏夜，有两个影子，一个高的，一个矮的，小心翼翼地 在军人墓园里走着。高的那个胸前紧抱着一个大包，胆怯地朝前摸索着，不时 向后窥视。矮的那个肩膀上扛着掘土的用具，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不敢 向左右观望。他们在一个逝世已久的兵士墓碑后面停住脚步，挖掘潮湿的泥 土，将手中的包埋在四尺深的穴里。

“就是他们把我杀死了，我也不肯说出我们把这件东西藏在什么地方 了。”那个矮子贪婪地自语着。

“我也不会说半个字。”另一个发誓地说。

在天没亮以前，他们爬过八尺高的铁丝网，再混迹于人群中去了。他们 把宝物埋藏于地下，却使洛杉矶联邦调查局大感麻烦。因为1945年7月30日 夜被埋于墓后的，是一笔十万元的银行大劫案赃款。

以下就是我们怎样擒获那两个劫盗的经过：

在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城，一天清晨约7点钟的时候，有六袋银币和一 个厚纸盒的钞票，共十一万一千三百元，放在一辆旧式汽车座位的后面。这 笔现款是洛克希飞机制造厂伯班克工厂雇员一星期的工资。好莱坞州立银行 两个送款人坐在前面，柏德逊开车，罗恩坐在他的旁边看守，他们的中间放 着一支点三八口径的实弹手枪。

他们驱车过卡范加山隘向伯班克去。当他们要到工厂时，他们离开大路

^① 作者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转入小径。忽然在一条偏僻小路的转角处，他们遇到一个穿宪兵制服、把手高举的人。

当柏德逊忽然把车子停下来时，看见那只举起的手有一支点四五口径自动手枪对准着他，使他颇为惊愕。更加惊骇的是，这个一点儿不像宪兵的高个子——衣衫褴褛，胡子满面，蓬头乱发——突然凶恶起来。

“滚开——”他暴躁地说。同时第二个持械的人，矮胖而沉着，从一棵树后跳到了有阳光的路面上。两个强盗把枪从车窗刺入。罗恩和柏德逊不得不唯命是从了。

“坐到车子后面去，低着头向地上看，两手放在头的背后。”这是强盗的命令。

这样，那两个送款人就被绑架到山里去了，在灰尘四起的路上走了二十分钟之后，车子就停在一个幽僻的深谷旁边，那两个被绑的人被迫从险峻的山坡下车。柏德逊的手和颈缚于一棵树，罗恩的两手反背缚着，强盗将他的帽子向草地上猛然掷下。两人的眼睛都用有黏性的胶带包扎着。那两个强盗带着那放现款的箱子和袋子，再次爬上车子，恐怕那两个银行职员会出声求救，还对他们发出种种的恫吓。

柏德逊立刻用他的右颊和粗的树皮用力摩擦。他不顾自己的脸擦破流血，还是一直地擦，直到一个眼睛上的胶带掉了才停止。后来他向那位挣扎要起来的伙伴说：

“站起来，走近些——你必须移到我的身边——我正缚在树后，我能够拿到你腰袋里的小刀就好了。当心——”

罗恩的手已经解开了。他割开那遮住眼睛的胶带，割断缚着柏德逊的绳子，他们蹒跚地由山谷爬上来向大路走去。

这种暴行无异在向联邦调查局挑战，因为那两位强盗不但违犯国法，而且违犯州法：抢劫、冒充军人和偷军装，并且这笔银行的钱款是由联邦机关担保的。我们要竭尽所能在短期间破案，否则这种愚蠢和目无法纪的行为会鼓励劫匪去进行新的暴行。

我们得到一个线索：就是当罗恩的眼睛没有被掩盖之前，他看见那个矮

强盗的衬衫上有洛克希德工人的徽章，那强盗穿这样一件衬衫自然是要使我们猜想他也是那家工厂的工人。虽则是这样，这也是可以做研究的线索。

同时洛杉矶警察局、联邦侦探分局传了几百个嫌疑犯，加以侦查讯问，并按照通风报信去侦察，这一切都依着正确的路线进行着。例如经验告诉我们：强盗常常坐偷来的汽车到凶案发生的地点，因此我们很留心搜查遗失的车子。在一辆停在空地有医生照会的车子上面，我们找到一只纸盒子，上面草率地写着人名和住址。当侦探正要出发去寻找那个地址的时候，一个住在那儿的阿贝拉太太走出来。

她邀请地说：“来我们那儿试试看我们能找到些什么。”

她的家宅后面的一个额外的汽车库，曾于几个星期前租给两位青年。在劫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她的小孩有一只球从门下滚进去，阿贝拉的孩子把那锁着的门闩拿掉，在汽车间里看见六袋银元。此外，还有在袖子上有宪兵符号的军衣，一支点四五口径的自动手枪，另一支点三八口径的银行送款人的和一件运动短衣，上面别着洛克希德工厂字样的徽章。

当然那徽章的号码是假的，旧的号码拭掉了，假的号码是用黑油笔写的。华盛顿联邦调查局的科学家把那徽章拿到试验室去化验，在日光中显不出什么来。但是在紫外线的灯光之下，在透明的假象牙盖的一面，忽然显出影子来。那原有徽章的号印还留着一些痕迹。

在一个小时之内，洛杉矶的侦探已经在调查厂内的记录了，由那记载雇员的存卷中可查出那个旧号码从前是属于一个身材高大有点神经质的工人，名叫亚克利的。亚克利在洛克希德工厂中最亲密的朋友，叫马蒂什。据工人间的闲谈说，马蒂什是一个矮胖的人，从来不受什么刺激的。我们现在差不多确已找到那罪犯的名字和他们的一部分履历了。

这两个人脱离洛克希德工厂已经很久了，他们新近的行动，很快地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查出来。他们曾用假的凭据申充暑期学生，在住宿舍期间，他们弄到了锤钻、绳子、汽车间的钥匙、一把刺刀、电气钻孔机——最后有一篇奇妙的文章，一本十二页的故事，原稿是亚克利写的，描写一个步行的兵士杀死一个保险人。

到什么地方去找亚克利和马蒂什呢？为要设法搜寻，我们要先猜测他们的思维逻辑。大概这两个强盗认为他们干了一件天衣无缝的罪案，只是暂时离开一段时间，还会回来的。如果是这样，就不必到很远的地方去搜寻了。

由军队的记录中得到那两个人的照片，我们就开始在洛杉矶的名酒馆中寻找。

说起来真是奇怪，我们两个侦探一踏进日落街某酒馆，就看见亚克利坐在一张高凳子上，前面排着一杯啤酒，他刚要低头豪吹时，联邦调查局人员就捉住他，一人捉住一只手臂，将他高举穿过侧门。后来他们就解除他所佩的点四五口径的自动手枪。

那个强盗大声怒吼，街道都发出回声。他尖声呼叫路旁的闲人，发誓说他是他们的亲戚朋友，他尽力装作发疯。乘他无防备之时，一个侦探问他：“马蒂什在什么地方？”他说：“有几个月没有看见他了。”后来他意识到他的秘密已经泄漏了，他才沉默下来。

我们很惊奇，马蒂什也潜匿在那家酒馆的附近。没过一个小时，在他的车上，我抄到一个机件——这机件的式样使人回忆起麦金莱总统被刺时所用的凶器——一片金属机件，用一层薄纱包着，样子像用来套断臂的夹板。在这机件中有一把实弹的点四五口径手枪。如果马蒂什佩着，他一定会开始射击的。

在联邦侦探事务所那里，两个被告把所有的事归咎于他们所捏造的一个神秘的人，叫做“聂克”，事实上没有这个人。他们痛斥聂克强迫他们去干这种坏事，而他又将劫来的赃物全部拿去。亚克利半夜里喊出聂克的名字，用以摇动我们的疑心。在法庭审问时，他在法官前也喊聂克的名字，后来就跌倒在地上口吐泡沫装疯，这是吞一块小肥皂的老把戏。

审讯之前几个月，我们自然要诱劝他们把款项的藏匿地点说出来。如果我们把他们杀死，他们是不会告诉我们的。此外只有聂克知道而已。

但是在亚克利床下，找到一条最秘密的线索——一个盛水的纸盒，里面漂着一张钞票。这荒谬的试验意义是很明显的。那些抢劫的东西是埋在潮湿的地下，亚克利试验看要经过多少时候一张湿的钞票才会烂掉。

后来马蒂什由监禁的囚室私递像葡萄藤大小的字条给他的伙伴。那些字条最后是真会递给亚克利的，但是它常常先经过我们的手中。因此我们得知他们所计谋关于聂克的事，他们预备装疯来辩护。还有，如果他们被判决长期监禁，他们还有一个越狱的妙计。

在这些截到的字条中，我们找到我们所要寻觅的——讨论关于钱款的事，有时隐秘地称为“十八”又称为“那纸条”等。

“如果我们进入联邦的监狱去，那纸条会给冬季的雨弄坏的。”还有一张说，“关于我的妹妹的好处，就是她才17岁，他们不能够控告一个少女。但是到底她要哪里去呢——”

马蒂什所说的藏匿地点是非常巧妙的，但是由他的字条，我知道我们必须找寻，不但要找一个湿泥的隐藏所，并且要找一个找不到的少女。

我们开始分头在洛杉矶和洛克希德工厂的山麓下寻找。在他们所住的大学校园，由两个犯人的口供，我们在校园的花坛里寻出一元的钞票五千张。他们发誓说其余的是被聂克拿去了。

我们听说亚克利和马蒂什常常散步于深谷郊外，有一张地图指明那蜿蜒在山林间的小径是标有号码的，就是那些早已适应各种险境的侦探要走那条十八号的小径，也会觉得胆战心惊。那是一条孤零偏僻的小径，由校园附近通到那银行送款人被弃的山谷。我们觉得很接近目标了——但是再前进应到什么地方呢？

自学校宿舍西边的高处，我们的人员一面测量路径，一面推敲那些已知的事——并推测未知的各种可能。那犯人必定是由山谷走过十八号路，把赃物放在汽车间里之后，把汽车放弃于一里外。到夜里，他们把钞票埋于潮湿的地里。细察乡间的形势，侦探注意到一条小路，可以通往围绕苏德利军人公墓高八尺的铁丝网篱。他们的推想和最近所接到的报告符合。墓碑是一个容易记得的标记。一个少女是很难越过那铁丝篱的。

侦探辛苦地走过无数排的坟墓，找寻那秘密的藏匿地。不久他们走到一个在1922年死去的兵士长眠之所。在他的墓碑后面，有一堆不明不白的树叶。

我们就开始挖掘，不久就掘出一只粗布袋和一只粗厚绒袋。当袋子打开时，风吹动着一堆绿色的钞票，共有现款十万元。

我们当即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亚克利，法院再给了他一个自首的机会。但是他从电梯中企图逃走。经过一场扑打，他跛着脚走到法庭，最后知道无望了，才原原本本地全盘承认。因此他应判的三十五年的徒刑，也就减到二十年了。但是马蒂什还是倔强不招，不过最后他也承认了，他的徒刑也减为二十年。

在十五年前这家银行的劫案也许解决不了。但由于紫外线的光，查出了假徽章的真号码，再加上当事人的公务人员的百折不挠精神才得以破案的。

陈珊瑛 译

神秘的红头发

休·彼得斯

布莱特郊外的麦克英公寓女主人麦克英夫人打电话到警察局里，报告说，公寓里有一个客人，出了事情，请求局里派人到那里去。

大侦探戈勃莱接到了电话，立即到麦克英公寓去。他走进了公寓的办公室，麦克英夫妇接待了他。麦克英把旁边的一个公寓里的房客介绍给大侦探戈勃莱。

“我叫亚当斯，”这个房客说，“我就住在失踪者巴加纳的隔壁房间里。”

“就是这个人出了事情？”大侦探问。

麦克英点了点头，他说，年约50岁左右的房客巴加纳，在他们的公寓里已经住了好几个月，他是一个很安分的房客，昨天夜里，他吃过晚饭到城里去了，到现在没有回来过。

“他曾经告诉过你们说，他是要进城去的吗？”戈勃莱问。

“他是这样告诉我的。”亚当斯首先回答，“实在说来，他还请我一起去的，那时因为我太疲倦了，所以没有去。后来10点多钟，一个男人坐了巴加纳的汽车到这里来，他说巴加纳给了他三角五分钱，叫他捎一个口信。”

“据那个人所告诉我们的，巴加纳刚接到一个电报，是他住在俄亥俄的一个姊妹打给他的，说她在生病，所以他好像不得不马上去一次。他请那个人来送信，要麦克英太太把他的东西收拾收拾。”

戈勃莱耸了耸肩膀说：“那是很合理的事情，为什么你们会以为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亚当斯便迅速为他解释。“今天我在写字间，拆错了一封信，那信是寄

给巴加纳的，”他沉着地说，“这是从他的姊妹寄来的信，只是平常报告安好祝候的信，里面一点没有提到她生病的事情，而且信并不是寄自俄亥俄，却是寄自纽约。”

“她可能已到纽约去，而突然生了病。”戈勃莱指出。

“这原是可能的，”亚当斯同意，“可是那捎信的人说，巴加纳是到俄亥俄去的。还有，巴加纳甚至连一只小提箱都没有带去，那就不大像他的为人了。”

大侦探皱眉沉思着。“我想去看看他的房间。”他对主人麦克英说。

不说一句话，麦克英取起了一枚钥匙，便领了戈勃莱到巴加纳的房间里去。到了房间里，大侦探看到巴加纳的衣服等都整齐地置放在衣橱里和五斗橱里，有一只空手提箱是靠着墙壁放着。

“你可以看出，”亚当斯说，“即使他要动身得极为急促，他也一定要赶回来拿几样应用的的东西的。”

“你认得出那个捎信人吗？”戈勃莱问。

亚当斯摇了摇头说：“天很暗，他的样子我没看清楚，我只能说，我以前好像没有看见过他。他的体格很结实，从他的说话声音听来，也许才喝过一两杯酒。我所能告诉你的，就只有这些了。”

戈勃莱的面孔上突然显示了一种期望的神色说：“不知道巴加纳在工作的地方，留了什么话没有？”

“他也没有留下什么话，”亚当斯说，“他和我都在市政厅里做事情，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已经问清了。我们越想越怀疑，才打电话报告你们的。”

大侦探沉思地想了一想说：“我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同巴加纳的姊妹联系。那封信还在吗？”

“我带回在下面的办公室里。”

戈勃莱在房间里仔细地侦查了一番，可是查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注意的。他耸了耸肩膀，就随同亚当斯和麦克英退了出来。

“我还记起了一件事情，”亚当斯说，在他们向办公室走去的时候。

“在昨天夜里巴加纳出去之前，他取出了一张百元的钞票，我想这实在并不